

第四十八回 風幡非動

話說惠能見周小翠執著於紅塵的情欲，對自己一片痴情，他以過人的智慧、高妙的見解，終於破除了周小翠的情執。周小翠從內心深處感激惠能，也對惠能非常的崇敬。她當即扔了弓箭，取出刀來，想把惠能高大的形象刻到眼前的大樹上，可是她刻來改去總覺得不滿意。惠能一看她著急的樣子：「周姑娘，做出來的便都有遺憾。」「盧大哥，那如何才能不留遺憾而最為滿意？」「即心設想，並永遠留諸心中而不做！」「不做怎能滿意？」「周姑娘，心裡的美滿無缺是做不出來的！」惠能的話語猶如黎明的鐘聲，敲醒了周小翠昏迷的夢境，也喚起了她樂法的智慧。她從此不但一心向善，不再殺生，而且頓斷迷惘，不再被愛欲所糾纏。

過起來慢，說起來快，春去秋來，一晃惠能已在這獵人隊度過了十五個春秋。十五年來，他隨宜說法啟人省悟，獵人們獲益匪淺，其中有許多獵人得到他的開示之後，都心存善念，不再任意恣殺生物，惠能心中十分快慰。可以說，他在黃梅求法是他開悟階段，而在獵人隊裡這十五年是他悟後起修的過程，是一種歷事鍊心的高級修行。儘管受盡了人間苦樂，可心性愈來愈明，道行愈練愈深。十五年的勤修不懈，使他的修為更上一層樓。回想往事，不由悲欣交集，自從自己在東山得法後，歷盡驚險。天下叢林之多，沒有他立足之地，幸虧有這山川之秀給他彩霞披，為護衣鉢隱居於此。

五祖大師的臨別遺訓，釋迦佛陀的慈悲召喚，使他時時肩負濟世救人的重擔。如今自己已在這獵人隊裡隱居了十五年，白雲蒼狗，想必人事已經全非，自己也該出去弘法度眾生了，那無數的群迷

還等待他法雨的滋潤。自從他接過那沉甸甸的衣鉢之後，就不再為自己而活了，「眾生無邊誓願度」，這是佛弟子們的弘博之志。可是眼下寶林寺已經被焚毀，自己雖然承得五祖衣法為禪門六祖，可一無寺院道場，二非出家沙門，若要高樹法幢，大施弘化，實非不易。只有先到古寺名剎去試一試，說服那些僧眾及住持方丈，能說得他們心悅誠服，便可就地落髮，利用現有的古寺名剎來弘法利生，向著自己的人生座標攀登。想至此，信心倍增。

人都說創造機會是勇者，等待機會是愚者，這話真是不假。惠能決定要到嶺南最大的都市南海，南海就是現在的廣州，要到那裡去試一試。惠能打定主意，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真實身分告訴了沈龍。沈龍一聽，與他們同甘共苦十五年的盧惠能，居然是禪門的一代宗師，非常驚訝。能不驚訝嗎？堂堂一代佛門祖師，給他們獵人隊的人守網做飯，做佣人十五年。沈龍驚訝之極，當然也對惠能更加的欽敬。他雖然不願意惠能離開，可事到如今，惠能要去實現自己的弘願，他也不便挽留，只好帶著全體獵人相送惠能。眾獵人對惠能依依不捨，都表示待惠能正式開山門弘法時，他們都來跟惠能學法。惠能心裡很高興，點頭應允。眾獵人目送惠能的身影，感慨萬端，直到惠能走下山岡，他們才各自回去。沈龍立即回房取出刀來，在人像上刻上惠能的臉孔，恭恭敬敬的擺放在自己的床頭前。

單說惠能，懷著一顆救濟眾生的大悲心，離開獵人隊，直奔嶺南。於唐高宗儀鳳元年，也就是公元六七六年，丙子年正月初八，便來到了嶺南最大的都市南海。

惠能他進了南海把頭抬

慢閃二目看明白

街道有寬也有窄

翠柳嬌楊兩邊栽

大街之上人百態
男男女女數不過來
有的人貧當場把藝賣
有的抽帖算卦把字拆
綢緞鋪裡掛五彩
那買主磨肩擦背擠不開
鐵匠爐裡火正旺
師徒們手掄大錘把鐵拍
木匠鋪裡銼鑿響
做出許多美櫃和棺材
酒樓飯館兒更有趣兒
一個個喝得東倒西晃左右歪
面紅耳赤把頭擺
伸出手指把令猜
八匹馬三妖怪
倆好五奎上鍋台
這一個說挺好的酒令你篡改
那一個說你再喝兩碗也活該
酒樓下姐倆來踢毬兒
大姐二妹單腿抬
大姐她踢個三羊來開泰
二妹她踢個五鬼鬧家宅
前邊閃出藏春院
妓女們站在門首風風流流賣著乖
你要是有錢有勢她把笑賣
沒錢沒勢一腳把你就蹬開

妓女心腸為啥那樣歹
她不愛你的人品愛你勢與財
君子好逑一夫一妻制
別把那有用的精神使到這裡來
越過藏春院賭場更厲害
那更是亂亂烘烘不能待
推牌九的擲小骰兒的
連吃帶叉看紙牌
看紙牌的坐手三趟付
撿了好幾道喜兒盼魚來
一個小魚兒沒到手
倒叫對川兒劫和撿了牌
轉臉再瞅擲小骰兒的
稀里嘩啦擲起來
你喊六我喊眼兒
擲出豹子煞了台
回頭再看打天九
莊上打色兒發了牌
抗門的人七沒有過門地八大
天門對二板子往出拽
莊上一看來了氣
我這是一把什麼牌
先出虎頭金平對大五
最後亮出是天牌
接著再看推牌九
莊上打色兒就送牌

剩下了金平大五虎頭天
只好配個一二開
照管兒的一看傻了眼
汗珠子劈里啪啦滾下來
贏錢的喜氣洋洋挺來派
輸錢的哥們兒兩眉緊皺氣滿懷
追悔莫及來到賭場外
痛恨自己耍錢太不應該
我不該日夜賭場混
熬得無精打采骨瘦如柴
茶不思來飯不想
兩眼通紅小臉蠟渣白
萬貫家產都輸淨
沒辦法花上大頭利息把錢抬
父母為我心機操碎
賢妻為我淚滿腮
親戚朋友見著我繞著走
哥兄弟見了我都不敢把頭抬
看起來為人得走正規路
千萬別把路走歪
今後我再犯耍錢癮
就把手指頭剝下來
惠能一見心憐憫
這些賭徒真是愚呆

這南海城五花八門兒，繁華似錦，惠能無心觀看，尋路問津，
打聽法性寺的所在；這法性寺就是現在廣州的光孝寺，是當時天下

較大的叢林。惠能尋路問津來到了法性寺之時，正是印宗法師給眾生講經說法之際。法性寺在當時非常的有名，無論是從海岸來到中國的印度和尚，還是從水路去印度取經的我國高僧，都曾經在這裡逗留過。此寺的方丈住持印宗和尚，不僅善解《涅槃經》，而且聰穎善悟，是當時佛教中非常有名氣的高僧。惠能來到法性寺之時，正趕上印宗法師給大眾講經說法，惠能一看這座威武莊嚴的寶剎，心中暗暗稱羨。心說，此處不愧為海內名剎，的確是個弘法的好道場，我必須見機展我法寶。

想至此，他悄悄走進法堂，靜坐一邊，聽印宗法師給大家講經說法。在過去，寺院的門前都立著旗杆，用來懸掛幡幢。因為過去沒有廣播、電視、電話，講經的時候沒法通知，用這種方式可以通知大眾，知道寺院裡今天講經，來聽法。講經的時候就要把幡幢（就是幡旗）掛到旗杆上，人家一看就知道寺院裡今天要講經。印宗法師正講經說法之際，忽然一陣風吹得幡旗撲撲的擺動，有兩個和尚私下就交頭接耳：「你看，起風了，那幡旗直動。」「什麼幡動，幡本無情，它能動嗎？那是有風它才動，那叫風動。」「那叫幡動！」「那叫風動！」

兩個人爭執不休，惠能一看，急忙上前雙手合十：「二位師父，這既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依弟子看來，是你們的心在動。」惠能這語言真精彩，真閃光，這正是《金剛經》中所說的「不取於相，如如不動」。惠能一語道破真相，非常高明，成了至理名言了。聲音雖不高亢，卻震動每個人的心，法堂內所有的人都「咯登」一下，鴉雀無聲，異常的肅靜，那兩個和尚立時也停止了爭論。惠能一句話平息了爭論，這個地方現在就改成風幡堂，紀念惠能平息了爭論。

印宗法師一聽，心裡頭也吃了一驚：「剛才所議者是何人？」

惠能一聽急忙走上前：「弟子乃嶺南新州盧惠能，久聞法師賢名，今日有幸拜見！」「盧行者，請問行者來自何處，而將何往？」「踏塵俗而來，向佛法而往。」印宗一聽，驚詫萬分。

印宗他聽此言驚詫萬分
禁不住打量這位年輕人
雖然他衣著破舊似貧困
氣度不凡有威又有神
談吐不俗實乃是精論
真是見解高妙不沾塵
儀表堂堂好人品
動止安詳令人欽
真可謂超脫無為欲望盡
這樣的智慧者世上難尋

印宗法師一看，惠能雖然是個衣著破舊的俗士，卻有一種超脫無為的氣質，寧靜中透露著自在，散發出安詳，表現出灑脫。又聽他剛才之言，言語簡明，義理高妙，就知道他決不是一般的俗士。

「不知盧行者何時來寺，老衲多有怠慢。行者剛才所說乃悟道之語，可見行者並非常人，一定是承得好師匠，敢問行者師承何人？」

「黃梅東山禪寺五祖大師。」「我說行者言語如此高妙，原來您就是五祖大師的高徒，失敬失敬！」印宗法師說完，驚疑的瞪大眼睛，把惠能仔仔細細從上到下又打量一遍：「聽說黃梅衣法南傳，被一個俗家居士所得，莫非此人就是行者？」。